



韓文序

日序
第四拾九號

16
273
1



日門第四拾九號 共廿六

同攻會印

16
279
卷

日第四拾九號

明治廿五年十月四日購求

共廿六

注韓柳集序

宋人詩皆學杜工部

字學顏魯公爭坐位

帖文學韓柳韓子文

東馬一

易見詩難知剛毅雄
特體嚴法勁如顏魯
公正色立朝而無一
毫柔媚圓熟之態非

不能也恥而不爲也
柳子悔失足退而自
慙畢竟浩氣不敵耳
自來詩文書法微獨

網羅經史且必根於
六書大禹峒嶺之碑
周宣岐陽之鼓鳥跡
科斗竹書漆字以及

符璽幡信鐘鼎甗鬲
銘詩無所不淹通而
後可以著述讀者亦
無所不淹通而後可

陽序一
以下注解注者如蟲
之蝕木必深入而後
快也解者如工師之
析木必分疏而後快

也韓柳二集直從六
書八法中來古文奇
字纍纍錯綜於詩文
之間非卓識而大蓄

善記而巧悟精熟於
 音韻之學問者未易
 措手注韓有五百家
 注柳僅數家棘眼枳

喙崎嶇而不得通若
 江山祝充吾松潘緯
 廣之以音韻一一引
 證其所從出能有幾

人哉潘之後無聞矣
今樵李蔣君楚穉崛
起諸生僂有盡天下
古文奇字之志凡韓

柳集中師心妄駁肆
手影撰者皆竄削之
訂訛補闕點綴題評
通計千有餘條或一

事而究其始終一說
而參其同異地里如
指掌歲月如貫珠五
易寒暑而後始成昔

六臣之注文選以博
勝也郭象之注南華
以玄勝也酈道元之
注水經以韻勝也劉

陳序一
孝標之注世說裴松
之注三國以旁出別
見勝也蔣楚穉之注
韓柳以精辨勝也惜
ミラ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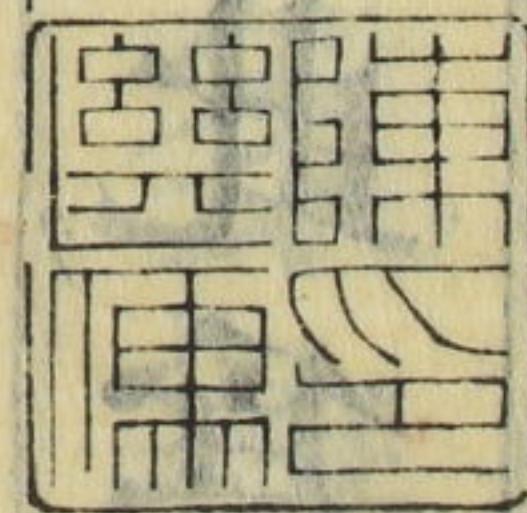
晏元獻歐陽文忠不
及見此書見則必置
之博學宏辭科以爲
後來讀書之人鏡豈

忍使之少年謝應舉
渙釣於江岸之旁哉
後學鮮深心多藉口
於諸葛武侯畧觀大

意又藉口於陶淵明
不求甚解以此為讀
書法則可以此為注
書法則不可也時

崇禎癸酉六月

書華亭陳繼儒撰



武林潘懋功書
樵李呂叔容鐫

注韓柳集序

人有言文以載道其說何

昉乎蓋嘗聞諸古矣易曰

文明以止觀乎人文化成

天下書曰欽明文思又曰

濬哲文明，文明命敷於四海。
論語曰：郁郁乎文哉！春蒐
傳曰：經緯天地曰文。凡此
之文，雖非操觚染翰者之
爲，而操觚染翰者欲去此

以爲文，亦非所爲文也。是
故鴻濛未剖，道在天地；鴻
濛旣闢，道在聖賢。聖賢沒
而其道在六經，六經者文
也。其於三才萬物之理，仁

義道德禮樂制度治亂是
非隱微之際無弗察而通
之其大者可以驅引皇帝
王之道施於國家敷於人
民以佑神靈以浸奠蟲次

者可以正百度叙百官和
陰陽平四時以舒暢元化
緝安四方豈細故也哉故
自孟子七篇以下世不復
有文雖漢有毛公董生之

徒其經術亦未甚著鄒陽
枝乘之流而專以文辭顯
馬班二家紀事頗詳其於
議論尚多紕繆於聖人之
數子皆未聞道者也寔淫

至晉以及宋齊陳梁隋之
世而文章萎蕪亦已極矣
唐興尚仍其弊眩奇鬪麗
氣質叢脞不有大賢者奮
臂於其間崛然而起將無

革之者乎逮德憲之際乃
有昌黎韓退之愈出而振
之其學獨去常俗直以古
道爲己任上泝羲皇之源
下紹鄒魯之統自漢迄隋

佛老橫行中國無有遏之
者退之獨昌言以斥之嫉
之如仇讎然犯顏敢諫雖
萬貶徙有所勿悔非豪傑
誰肯爲此嗟乎孟子去孔

子不遠能言斯道也。宐也。
退之去孔子後千又百年。
閒歷楊墨莊韓老佛之患。
不知其幾而能抗其聲以
言之不休不亦難矣哉。譬

如奏雅頌於鄭衛之間。聆
者當恍惚茫昧有不駭而
走則必窺而竊笑矣。惟柳
子厚宗元李習之翱皇甫
持正湜孟東埜郊張文昌

序一
籍數子、深知而篤好之耳。
而數子中、又特子厚文爲
最雄、此爲倡、彼爲和、其所
制作、亦務於表章經術、揚
乾風雅、鋪張治理、絕非浮

詞濫語、無補於實際之文。
也是以、退之徃徃稱之、而
唐世之士、推可與退之匹
者、亦舍此其誰歸、由自韓
柳之號、標著於天下、但子

厚年少氣銳亟於進用期
有所建監時在朝適當王
叔文用事例遭貶逐遂使
黨人之名不可磨滅卽知
言若歐陽公尚以爲韓柳

不可竝列其遺猶夷夏也
至讀其與許京兆蕭翰林
請書其情事已槩可知令
人掩卷纒欵不能息焉所
以范文正公爲原其心而

推明之謂柳宗元劉禹錫
呂溫輩坐王叔文黨貶廢
不用覽數君子之述作理
意精密涉道非淺如叔文
狂甚義必不交叔文以藝

進東宮人望素輕然傳稱
知書好論治道爲太子所
信任順宗卽位遂見用引
禹錫等決事禁中及議罷
中人兵權牾俱文珍又絕

序一
韋臯私請欲斬劉闢其意
非忠乎臯銜之揣太子意
請監國而誅叔文唐書藝
駁スルコト因其成敗而書之無所
裁正スル嗚呼子厚亦大不幸

微共文正之論幾不得與退
之竝垂中不朽矣要之唐之
才賢如二公均不可以言
遇セラルト但韓之貶在當時已能
白其衷故其文昭揭而洞

朗如高山大川雄峙奔洶
柳之貶在當時終無諒其
心故其文幽淡而峻削如
幽巖絕湍峭奇環曲然其
振衰起弊韓之力爲多而

不得柳以爲佐則勢亦孤
掇要鈎玄柳之才獨勝而
無韓以爲之主則業亦未
專唐三百年文章所以坦
然明白揭於日月渾渾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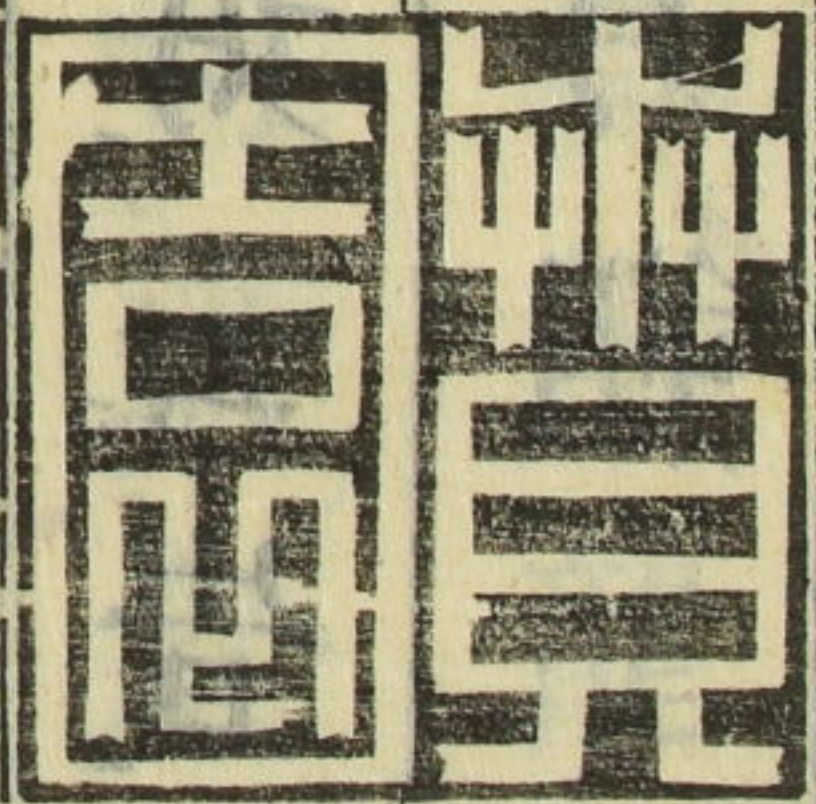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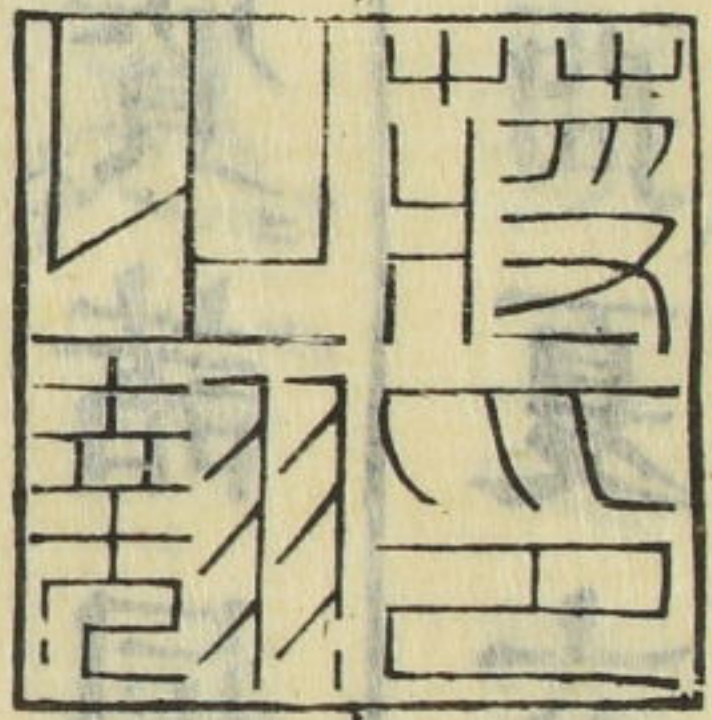
序一
灑浸如江海同於三代駕
於兩漢者惟韓柳之文也
則是文者非道不立非道
不克非道不由其心與道
一故其言無非道也所謂

文以載道其真無媿於文
矣乎況
今天子右文制治四海同
風正斯道大明之日二公
之文實堪范士試取而讀

之所謂藻火黼黻之交輝
金聲玉振之迭奏魚龍波
濤之驚迅一一可適於世
用也予於是手輯而注之
而評之不事穿鑿不爲阿

好務以發明二家爲文之
旨而止或於遺不相盤用
梓之以質諸同好云嘗
崇禎癸酉夏六月朔
橋李蔣之翹書于碩邁

書屋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書屋' and '韓昌黎'.

唐韓昌黎集序

門人李漢編... 文者貫道之器也不深於斯道有至焉者不也易繇爻象春秋書事詩詠謠書禮別其偽皆深矣乎秦漢已前其氣渾然迨乎司馬遷相如董生揚雄劉向之徒尤所謂傑然者也至後漢曹魏氣象萎爾司馬氏已來規範蕩悉謂易已下為古文剽掠潛竊為工耳文與道綦塞固然莫知也先生生於大曆戊申幼

孤隨兄播遷韶嶺兄卒鞠於嫂氏辛勤來歸
自知讀書爲文日記數千百言比壯經書通
念曉析酷排釋氏諸史百子皆搜抉無隱汗
瀾卓踔齋泫澄深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
鳳躍鏘然而韶鈞鳴日先玉潔周情孔息千
態萬貌卒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洞視萬古
愍惻當世遂大拯頽風教人自爲時人始而
驚中而笑且排先生益堅終而翕然隨以定
嗚呼先生於文摧陷廓清之功比於武事可

謂雄偉不常者矣長慶四年冬先生歿門人
隴西李漢辱知最厚且親遂收拾遺文無所
失墜得賦四古詩二百一十聯句十一律詩
一百六十雜著六十文書啓序九十六哀詞
祭文三十九碑誌七十六筆硯鱣魚文三表
狀五十一總七百并目錄合爲四十一卷目
爲昌黎先生集傳於代又有注論語十卷傳
學者順宗實錄五卷列於史書不在集中先
生諱愈字退之官至吏部侍郎餘在國史本

傳

唐韓昌黎集序終

校注韓柳集論例

論合集

韓柳之目由管已然雖歐陽公論文不
屑稱韓柳而稱韓李固千古卓識但其
時退之儼然師尊一代而張籍李翱皇
甫湜之徒莫不北面事之獨子厚能不
自屈而與抗行徃徃議論反多掎擊退

詩集
之蓋其學識誠有以自信唐人之所以僅
有而可與原遺相表裏者也今仍其舊
以合注之

論正文而韓李固千古卓然其

韓集舊多為校讎者所誤得朱子攷異
一一正之庶幾文從字順各識其職茲
悉遵焉倘其有所未至則第注云某當

作某不敢妄改至於柳集未經大儒刊
定竄謬特多乃為遍搜諸本折以義理
訛者正闕者補計于有餘條多所臆見
亦竊比於吾攷亭意云人本集卷令悉
韓集李漢所編則詩在文前柳集劉禹
錫所編則詩在文後其例顛倒不同而
余不為槩之者昉舊章也就詩文中之

論
二

序次亦然。之者。謂書章句。詩文。中。文。二集。中。時。有。闕。字。不。可。破。並。依。穆。天。子。傳。汲。冢。逸。周。書。例。从。曰。文。前。林。集。禮。再。或。有。非。韓。柳。所。作。而。誤。入。本。集。者。今。悉。刪。去。但。存。其。目。而。或。著。其。論。之。兩。部。具。

論注

凡。顯。下。注。必。載。作。之。年。月。及。二。公。爲。文。

之。旨。其。品。級。自。可。破。見。凡。內。注。先。載。釋。音。或。參。異。同。次。及。訓。詁。併。所。引。經。子。史。集。之。文。

論評

論。全。文。者。載。顯。注。下。或。篇。末。論。句。段。者。則。隨。錄。于。每。句。每。段。之。注。下。恐。其。有。所。混。淆。故。先。著。不。佞。之。說。次。折。衷。於。古。今。

諸儒而系以姓氏

論句節

舊本多不分句節如釋某字即注某字
 下釋某句即注某句下謾無取裁鄙瑣
 殊甚今則於每文句分節斷或其一說
 之竟或其一事之終然後加以注釋庶
 令讀者易於推尋不致顧子忘母云爾

論釋音

凡音字悉攷說文篇海正韻廣韻集韻
 諸書至如共重聲平父長聲上好惡聲
 去說樂聲入之類此皆易於意會不錄

論攷異

朱子校本舊有蜀杭閣京之別今槩易
 之為或本或一本以其歲久書亾母滋

學者惑也

論引證

注凡引經史子集以及兵刑禮樂曆數
方輿裨官雜史方術種樹之書存以為
證者必系以目倘其義奧澁而不易解
者又或并其注而錄之其淺易者畧之

論地名

二集中多地名舊注自當日不配今時
俱攷之山海經水經注唐地里志及一
統志廣輿志郡邑沿革所載訂定今名
核實入注其疑者闕之

論避諱

國朝廟諱今但空本字點畫不敢更
易此臨文不諱之義也他本多依宋刻

如貞元字尚作正元之類今悉改正若唐諱以丙爲景以民爲人以治爲理却存古不改

論外集遺文附錄

韓文正集四十卷朱子又定其外集十卷柳文正集四十五卷余爲定其外集五卷竝符爲五十五之數至於遺文附錄

韓集者亦俱朱子所定今特更舉唐宋諸賢之文增入數首柳集者則全以己意出入茲重爲立其目云

韓柳集之注多矣而詳者蓋寡如韓有洪興祖樊汝霖孫汝聽韓醇劉崧祝克蔡元定王伯大注及方崧卿舉正朱子攷異又魏仲舉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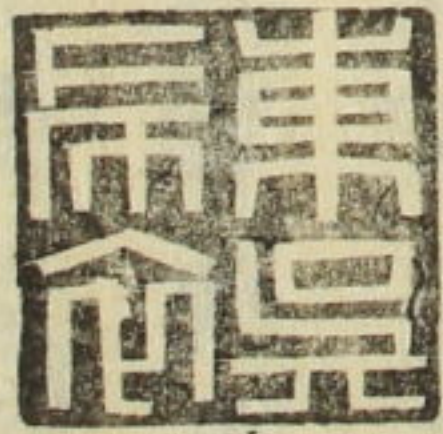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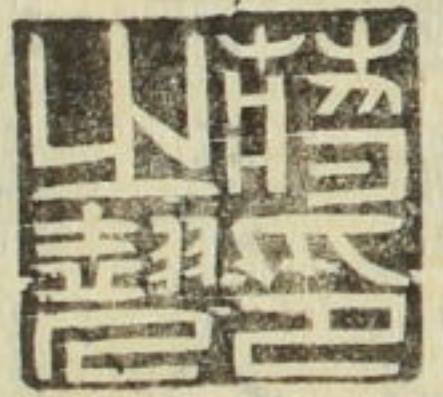
百家注、柳有穆脩沈、晦嚴有翼、張
敦頤、文安禮、童宗說、孫汝聽、韓醇
韓郁、潘緯注、又有集注、補注、諸書
管人云、義易決者、反疏之理、尚秘
者、則虛焉、闕文弗能正、譌字乃無
難、至於言不詰、而事不屬、議失旨、
而舉失類、亦何取乎、解注為也、是

使二氏之學多致晦、亾翹不敏、不
揣疎陋、輒畱心斯道、彙集諸注、刪
其異同、攷其得失、而又博綜羣書、
寢食不遑、冥搜廣採、存舊本者、什
二、三、出自胸臆者、七八、藁凡三易、
越又寒暑、迺成、然自客歲有母喪、
變形痛心、此事幾致中輟、適八閩

安國謨固請授梓故亟告竣以應
 之其注柳集二十五卷以下大抵
 得之悲哀哭泣中者與為多焉顧
 不佞敢曰二氏忠臣已自愧為袁
 盎之傳會矣管窺蠡測不敢辭答
 時

崇禎癸酉孟夏既望樵李後學蔣之

翹楚穉氏識於三徑艸堂



Blank page with faint vertical lines and a large red seal in the center.

讀韓集叙說

李翱曰我友韓愈非茲世之文古之文也
非茲世之人古之人也其辭與意適則
孟軻既沒亦不見有過於斯者當下筆
時如他人疾書之寫詞之不過是也其
詞乃能如此
又曰公每以為自揚雄之後作者不出
其所為文未嘗效前人之言而固與之
並後進之士有志於古文者莫不視以

為法

皇甫湜曰先生之作無圓無方主是歸工
挾經之心執聖之權尚友作者跂邪舐
異以扶孔子存皇之極茹古涵今無有
端涯鯨鏗春麗驚耀天下栗密窈眇章
吐句適精能之至鬼入神出姬氏以來
一人而已

又曰屬文意語天出業孔子孟軻而後
其文焯焯烈烈為唐之章

又曰如長江秋注千里一道衝颺激浪
汙流不滯然而施於灌溉或爽於用
陸希聲曰李元賓尚於辭故辭勝其理韓
退之尚於質故理勝其辭

司空圖曰韓吏部歌詩累百篇而驅駕氣
勢若掀雷挾電撐扶於天地之間

姚鉉曰韓吏部磊卓羣流獨高邃古以二
帝三王為根本以六經四教為宗師憑
陵輔輓首唱古文遏橫流於昏墊闢正

道於夷坦於是柳子厚李元賓李翱皇甫湜從而和之則我先聖孔子之道炳然懸之日月故論者以退之之文可繼孟揚斯得之矣

宋祁曰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無慮三變高宗太宗大難始夷沿江右餘風飾章繪句揣合低昂故王楊爲之作玄宗好經術羣臣稍厭雕琢索理致崇雅黜浮氣益雄渾則燕許擅其宗大曆正元間

美才輩出嚆濟遺真酒泳聖澤於是韓愈倡之柳宗元皇甫湜李翱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嚴抵轍晉魏上軋漢周唐之文宛然爲一王法此其極也
又曰柳柳州爲文尙或取前人陳語用之不及韓吏部卓然不丐於古而一出諸已劉夢得巧於用事故韓柳不加自焉

程灝曰韓退之晚年爲文所得甚多學本

是修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因學文日
求其所未至遂有所得亦近世豪傑之
士如原道言語雖有病然自孟子而後
能將許大見識尋求者纔見此人

蘇洵曰孟子之文語約而意深不為巉刻
嶄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
長江大河渾渾流轉魚鼈蛟龍萬怪惶
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
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

視

蘇軾曰杜詩韓文顏書左史皆集大成也
又曰唐之古文自韓愈始其後學韓而
不至者為皇甫湜學皇甫湜而不至者
為孫樵自降無足觀矣

又曰李太白韓退之白樂天詩皆為庸
俗所亂可為太息
又曰書之美者莫如顏魯公然書法之
壞自顏始詩之美者莫如韓文公然詩

格之變自韓始

黃庭堅曰好作奇語是文章一病但當以理為主理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羣拔萃觀子美到夔州後詩退之自潮州還朝後文皆不煩繩削而自合矣

又曰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歷處蓋後人讀書少蓋謂韓杜自作此語耳

秦觀曰深道德之理述性命之情發天人

之奧明生歿之變此論理之文如列禦寇莊周之作是也別黑白陰陽要其歸宿決其嫌疑此論事之文如蘇秦張儀之所作是也攷同異次舊聞不虛美不隱惡人以爲實錄此紀事之文如司馬遷班固之所作是也原本山川極命草木比物屬事駭耳目自變心意此託詞之文如屈原宋玉之所作是也鈎莊列之微挾蘇張之辨撫遷固之實獵屈宋之

英本之以詩書折之以孔氏此成體之
文如韓愈之所作是也蓋前之作者多
矣而莫有備於愈後之作者亦多矣而
無以加於愈故曰總而論之未有如韓
愈者也

陳師道曰杜之詩法韓之文法也詩文各
有體韓以文為詩杜以詩為文故不工
耳
又曰退之以文為詩子瞻以詩為詞如

教坊雷大使之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
本色

蔡寬夫曰退之詩豪放自成一家特恨其
深婉未足

李薦曰東坡教人讀戰國策學說利害讀
賈誼晁錯趙文國章疏學論事讀莊子
學論理性又須熟讀論語孟子檀弓要
志趣正當讀韓柳令記得數百篇要知
作文體面

洪邁曰舊唐史韓退之傳初言愈常以為
魏晉已還為文者多拘偶對而經誥之
指歸不復振起故所為文採意立言自
成一家新語後學之士取為師法當時
李作者甚眾無以過之故世稱韓文而又
云時有恃才肆意亦盪孔孟之旨若南
人妄以桺宗元為羅池神而愈撰碑以
實之李賀父名晉不應進士而愈為賀
作諱辨令舉進士又為毛穎傳譏戲不

近人情此文章之甚紕繆者撰順宗實
錄繁簡不當叙事拙於取捨頗為當代
王所非裴晉公有寄李翱書曰昌黎韓愈
僕知之舊矣其人信美材也近或聞諸
儕類云恃其絕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
制而以文為戲可矣乎今之不及之者
當大為防閑耳舊史謂愈為紕繆固不
足責晉公亦有是言何哉攷晉公作此
書時名位猶未達其末云昨弟來欲度

及時于進，度管歲取，名不敢自高，今孤營若此，遊宦謂何，是不敢復從故人之所勉耳。但實力田園，苟過朝夕而已。然則公出征淮西，請愈為行軍司，又令作裨蓋在此，累年之後，相知已深，非復前比也。

王十朋曰：唐宋文之可法者，四法：古於韓，法奇於柳，法純粹於歐陽，法汗漫於東坡。餘文以博觀無事乎取法也。

朱熹曰：愈博極，傳書奇辭奧旨，如取諸室中物。

又曰：韓之原道，歐之本論，均從孟子中來。發揮闡揚，而正大卓犖，凌厲千古。東坡嘗謂韓如美玉，歐如精金，韓如天馬，歐如騏驎，合二篇而觀之，足以識一公之稷粢矣。

蔡條曰：韓退之詩，山立霆碎，自成一法。樊侯冠佩微露，粗疎與柳州詩若捕龍蛇。

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服非輕蕩也

羅大經曰韓柳文多相似韓有平淮碑柳有平淮雅韓有進學解柳有起廢答韓有送窮文柳有與韋中立論文韓有張中丞傳後叙柳有段太尉逸事至若韓之原道佛骨疏毛穎傳則柳有所不能為柳之封建論梓人傳晉問則韓有所不能作韓如美玉柳如精金韓如靜女

柳如各殊韓如德驥柳如天馬歐如韓蘇如柳歐公在穎東坡雖遷海外亦惟以陶柳二集自隨各有所悟入各有所嗜嗜也然韓柳猶用奇重字歐蘇惟用平常輕虛字而妙麗古雅自不可及劉辰翁曰西漢文字尚質司馬子長變得如此文終不失其為質唐文字尚文韓退之變得如此質終不失其為文又曰韓退之雖時有譏諷然大體醇正

韓昌黎集叙說

九

三徑齋書

子厚發之以憤激子瞻兼憤激感慨而發之以諧謔讀柳歐蘇文方知韓文不可及又曰選詩惟陶淵明唐文惟韓退之皆自理蘊中滋由故渾然天成無斧鑿痕餘子止是字鍊句鍛鏤刻工巧而已今人詩動曰遠文動曰唐何泛然無別之甚也又曰唐人文字多是界定格段做所以

歛惟退之一片做所以活柳子厚文字便有界劃得斷者吳澄曰唐之文能變八代之弊追先漢之踪者昌黎韓氏而已河東柳氏亞之方孝孺曰退之俊傑善辨說故其文開陽闔陰奇絕變化震動如雷霆淡泊如龍瀟卓矣為一家言王鏊曰凡為文必有法揚子云斷木為棊梲革為鞠亦皆有法況文乎哉近世文

章家要以昌黎為聖其法所從授蓋未
有知其所始者意其自得之於經而得
之鄒孟氏尤深同時自柳柳州外鮮克
知者

何景暉曰文靡於隋韓力振之然古文之
法亾於韓詩弱於晉謝力振之然古詩
與之法亦亾於謝

楊慎曰唐余知古與歐陽生論文書云韓
退之作原道則崔豹答牛亨書作韓辨

則張昭論舊名作毛穎傳則袁淑太蘭
王九錫作送窮文則揚子雲逐貧賦

王世貞曰韓柳氏振唐者其文實歐蘇氏
振宋者也其文虛臨川氏法而狹南豐
氏飫而衍

又曰韓公於碑志之類最為雄奇有氣
力亦甚古而間有未脫蹊逕者在欲求
勝古而不能勝之舍而就己而未盡舍
耳奏疏爽切動人然論事不及晁賈談

理不及衡向與人書最佳多得子長遺
 意而急于有所于請于人則詞漫而氣
 亦屈記序或濃或淡在意合與不合之
 際終亦不落節也第所謂原者僅一原
 道而已所謂辨者僅一辨諱而已不作
 可也蓋公於六經之道甚淺而於佛氏
 王之書更鹵莽以故有所著釋不能皆迎
 刃也而他彈射亦不能多中的語之文
 士則西京而下故當以牛耳歸之

茅坤曰魏晉以後宋齊梁陳迄於隋唐之
 際孔子六藝之遺不絕如綫矣昌黎韓
 退之崛起德憲之間斥孟軻荀卿賈誼
 晁錯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揚雄及班掾
 父子之旨而揣摩之於是時譽者半毀
 者半獨柳宗元李翱皇甫湜孟郊二三
 輩相與遊從深知而篤好之耳何則於
 舉世龔贖中而欲獨以黃鍾大呂鏗錡
 其間甚矣其難也又三百年而歐陽公

脩蘇公軾輩相繼出始表章之而天下
之文復穠於古嗟乎隋唐之文其患在
靡而弱而退之之出而振之固已難矣
迺若近代之文其患在勦而質有志者
苟欲出而振之而其爲力也不尤憂憂
乎其難矣哉要之必本乎道而按古不
藝者之遺斯之謂古作者云爾予故云
漢西京而下八代之衰不及一人也嘗
揭昌黎韓文公愈云

又曰昌黎之奇於碑誌尤爲嶮削予竊
疑其於太史遷之旨或屬一間以其盛
氣拍挾尺幅峻而韻折少也書記序辨
及他雜著公所獨倡門戶譬則達摩西
來獨開禪宗矣

又曰退之生平得力處在去陳言倔強
荆棘不能如史遷宥洽處亦在去陳言
陳禹謨曰韓詩多悲白詩多樂夫詩以理
性情多悲多樂恐無有是處

又曰韓昌黎詩沈括以為押韻之文終
不近古呂惠卿則云詩正當如是王存
是沈季常是呂筮有鴻飛天際楚人以
為鳧戩人以為乙見者異耳自來評文
章者率隨所見為雌黃詎有定論哉大
都未詣其域鮮識其文紛紜之論不足
覈文品久矣

郭正域曰世儒評退之文無如退之自評
上窺姚姒下逮百家怪怪奇奇不主故

常無所不有無所不妙大而化之故而
新之臭腐而神奇之其文固難言也歐
陽文忠作唐史僅載其進學解佛骨表
暨潮州謝表鱷魚文四篇第進學解不
盡脫偶語蓋自實戲客難解嘲化出非
其至文也佛骨一表即世尊見之當微
笑以為真知我鱷魚文驅風雷感昆蟲
合鬼神矣潮州表以文章自命目無唐
人其他如平淮西南海神廟諸篇槩未

之及文忠以為與孟揚相表裏而佐佑
六經真千載知言

胡應麟曰元和而後詩道浸晚而人固是

橫絕一時若昌黎之鴻偉柳州之精工

夢得之雄奇樂天之浩博皆大家才具

也今人槩以中晚束之高閣其可勝惜

哉

孫鑛曰退之不願作詩人此論固高然其所作則似非正派古詩猶有雅旨律詩

似未脫中晚氣習嘗怪此老為文即西
京以下不論而詩却不能超脫殆不可

解

又曰韓文皆規模十三經來我 明惟

李于鱗與同派才不及耳

鍾惺曰唐文奇碎而退之春融志在挽回

唐詩淹雅而退之艱奧意專出脫詩文

出一手彼此猶不相襲真持世特識也

至其樂府諷刺托寄深婉忠厚真正風

雅讀猗蘭拘幽等篇可見

陳仁錫曰筮有序李韓合集云自房杜姚
宋之後相之有聲者衛公李文饒而王
楊燕許之後儒之可宗者文公韓退之
而已世之論衛公者必以功烈言而鮮
及於文章論文公者必以文章稱而或
畧於功烈不知二公易地皆然者也
又曰輕諛人者其文必惡韓文公於柳
宗元孟郊不假取一字所以爲大手筆

又曰韓愈得李翱張籍大喜翱家貧多
事籍從寂寞爭名並憎之故蘇軾之愛
晁張秦黃不若愈之愛張李也

